

情鄉與情書



我很喜歡《六鄉書》作者的一組《夢話》，文字極短，似夢囈，又像詩，卻又很朦朧，大有可以意會，不可言傳之概：

黑黑黑黑黑……
所有能透進光亮的乳洞都被黑色封堵死了。連空氣也是黑的。我掏出我的肺葉，像浸在墨汁裏的一團棉絮，曬乾了，粉末飄動，我嚇得用力扔出去，着地時有喀喀的響聲。如厚重的皮靴踩在煤渣上。（《夢話一》）

一個山崗上，有一個大洞，有水，不竭。鼓得很滿很滿。重要的是水呈墨灰色，很稠很稠，發出一種駭人心魄的吞噬之聲。

我再仔細觀察這水，簡直是所惡魔魂靈的集處。只要你站在洞口，你就有被吸進去的危險。那個水面，像是千萬張嘴巴在翕張，隨時要吞掉一切人。

都害怕了。沒人敢去玩水。（《夢話二》）

夢。故事都忘了，只得一言：川大遙遠，溪小難流。（《夢·十一》）

人生是一大夢，做夢、夢醒，似是而非，似非而是，難以深究箇中意味，這是禪和《易經》的境界了。

在第二輯的《情鄉》，作者有一篇《寫情詩》，讀後興味盎然。作者在文首開宗明義寫他對情書的妙解，頗譜其中三昧：

寫過情書的人不一定沒有缺憾，而沒有寫過情書的人一定是

有缺憾的。

寫情書可能是最為超功利的人類精神活動之一，幾年、幾月、幾天，哪怕短到幾個小時，十分的單一又十分的複雜，高度的清純又高度的緊張，無限的希望又無限的絕望。感情像噴泉像小溪像瀑布像大海，動盪不定以至飛濺以至澎湃，沒有激動對方之前自己就先毀了，只為描繪，只為表白，只為發洩；要麼頹敗、要麼死亡，要麼造一個新我，這是真的情書。

筆者讀過不少名家的情書，可以做到「超功利」，可謂鳳毛麟角，但是寫得肉麻兮兮的，卻比比皆是。

當年沈從文為了贏得美人歸，一反常態「造了一個新我」——在愛人面前，刻意建立一個卑下的「奴隸」形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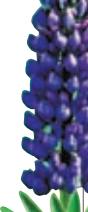
且看文壇大家沈從文寫給他三三——張兆和的情信裏的一段：

我曾做過可笑的努力，極力去和別的人要好，等到別人崇拜我，願意做我的奴隸時我才明白，我不是一個首領，用不着別的女人用奴隸的心來服侍我，但我卻願意做奴隸，獻上自己的心，給我愛的人。我說我很頑固地愛你，這種話到現在還不能用別的話來代替，就因為這是我的奴性。

三三，莫生我的氣，許我在夢裏，用嘴吻你的腳，我的自卑處，是覺得如一個奴隸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腳，也近於十分亵瀆了你的美麗。

（「詩的散文」，之三）

葉童《我愛你》



之前常常見到一些關於葉童和梁家輝、惠英紅、倪大紅拍戲的報道，月前本約葉童去看《帝女花》65周年專場演出，但她說被安排了返內地工作，我還以為她去做驛，那便跟她講回來再約。誰不知她回內地是為了電影《我愛你》做宣傳活動，於是我也開始留意，因為未看電影，所以不明他們在活動時說的內容。不過之後我看了一些宣傳片，其中葉童的角色因為癌症又兼患阿茲海默症，痛苦得眼淚鼻涕一臉都是，而演老伴的梁家輝對着葉童的病則無助地傷心痛哭，我知道是導演特別剪這段悲情戲來做賣點！

戲裏的其中三位主角是香港演員，所以大家的關注度比較高，我倒不會用這種態度，因為一直比較喜歡看內地的電視劇，所以特別容易認識內地的演員，個人也覺得內地演員大部分正統科班出身，演技和內涵相對比較高。

我們的群組中的大哥，知道有《我愛你》這部戲，也認識葉童，決定做一件事，便是包場請大家看，群內對此片十分躍躍，而女主角之一的葉童也巡迴宣傳期結束，為了多謝大家的支持也專程到戲院謝票。

電影傳遞了很多不同的訊息，看完之後大家都有不少問題向葉童了解，她告訴我們全個戲在廣州拍攝，且拍



◆葉童感謝Sam哥和龔恩恩、文雪兒對電影的支持！

作者供圖

日本外遊配套



香港人一向最喜歡去日本旅行，隨着出入次數愈多，對景點及行程的要求也逐步提升，簡言之就是會針對一些特定的節慶又或是項目安排計劃，而在香港（海外）預約的需要正因為此與日俱增。

這次往北海道過暑假，除了遊客常備的北海道JR PASS外，也因為日期上遇上札幌的煙花大會，自然想與孩子共度燦爛時光。而且札幌的煙花大會與別不同，基本上是一全日性的戶外節目，於滑雪場舉行，由中午開始，準備了很多飲食攤檔及表演項目，到晚上才迎來放煙花的高潮，絕對是普天同慶、老少咸宜的好節目。為了避免人滿之患，預先訂票乃安穩之舉。

不過大家都知道日本的訂票網絡，其實一向對海外用家不太方便，結果我最終仍要如訂演唱會門票般，透過香港的訂票中介代理公司，才可以成功訂到一家四口的門票。由衷而言，的確

是對一條生命的敬畏和不捨，更多是對地球家園的深深隱憂。因為我們無法預知，未來的人在描述地球生態發生的巨大變化時，會不會從西貢小布鯨之死開始。比如，「一隻幼年的小布鯨偶然闖入了南中國海邊的香港水域，不久牠意外死亡，幾個禮拜後，引發了太平洋深處一場事關海洋食物鏈斷供的巨大災難，緊隨其後的氣候突變也接踵而至。」

事實上，現在網絡上翻譯軟件流行，令到日本以遊客為服務對象的單位，無論是公司又或是個體戶，都已經較以往清除了不少障礙。個人觀察為要進一步拓闊市場，海外訂票的機制一定要更加完善化——取消日本地址、電話等不合理要求，發出的門票也可以編碼化，大抵已可解決大部分情況下的障礙。

一直以來，在廣泛的認知裏，鯨魚只是世界上最大的動物，牠一張嘴就能吃下十幾頭鯊魚，但

是對一條生命的敬畏和不捨，更多是對地球家園的深深隱憂。因為我們無法預知，未來的人在描述地球生態發生的巨大變化時，會不會從西貢小布鯨之死開始。比如，「一隻幼年的小布鯨偶然闖入了南中國海邊的香港水域，不久牠意外死亡，幾個禮拜後，引發了太平洋深處一場事關海洋食物鏈斷供的巨大災難，緊隨其後的氣候突變也接踵而至。」

事實上，現在網絡上翻譯軟件流行，令到日本以遊客為服務對象的單位，無論是公司又或是個體戶，都已經較以往清除了不少障礙。個人觀察為要進一步拓闊市場，海外訂票的機制一定要更加完善化——取消日本地址、電話等不合理要求，發出的門票也可以編碼化，大抵已可解決大部分情況下的障礙。